



本土文本

坐看云起(小说)

□ 徐向林



二婶是分田到户的那一年嫁到了白云庄。

能娶到二婶,是我本家二叔的好运气。二婶有一张瓜子脸,水汪汪的大眼睛,皮肤透出健康的褐红色。二叔是用借来的一辆自行车把二婶从娘家娶回来的。刚到村口,村邻们看看二婶,再看看我二叔,就会咂咂嘴,发出感慨:“二愣子好福气哦,啧啧,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

二叔听到这些话,不急不恼,咧开大嘴只会傻笑。他昂着头,挺着胸,脚底生风,像踩着两个风火轮,把二婶接入了他的“丁头府”(土墙茅草房)。

二婶结婚的第二天就开始下田干活。二婶喜欢笑,一笑还有两个好看梨涡。男将们喜欢追着二婶开玩笑,二婶虽不答话,嘴角却挂着笑意。

我读高中那年,二婶生下一个大胖小子,二婶欢天喜地,整天把儿子架在肩头上“骑马”。

二婶无疑是白云庄最受关注的女将之一。白云庄这个地名有点怪,翻开老板的《东台县志》,白云庄这个名称只存在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前,这个地方叫曙光村,改革开放后,改名叫白云庄。二婶有一次悄悄告诉我,她就是冲着“白云”这俩字嫁过来的。她说:“你

想啊,白云啊,住在天上哩。”

白云庄,天上人间。嗯,有点意思!白云庄依傍着通榆河,庄内水网密集、沟河纵横。那时候,村里的桥少,河东河西的人,就靠横在河中的“船桥”过河。后来,村里开始建水泥桥,靠近二婶家的一座水泥桥建到一半时,没钱买水泥了,只好停建,这座桥也就成了“半边桥”,宽度不足两米,和独木桥差不多。

白天,那座桥是步行桥,到了夏日的晚上,便成了“乘凉桥”,庄户人家那年月还罕有电风扇,更不谈空调了。夏日流火,就是太阳下了山,村庄也处于酷热之中。河面上没有遮挡物,桥上的风也就大,于是大人小孩吃罢晚饭,或拎着一张草席或拿着一张小凳,集聚到桥上乘凉。

桥上的风景也很热闹,老人们讲起神鬼怪的故事,男将们一边抽烟一边不着边际地闲聊。女将们坐在桥头总不能安稳,因为孩子在桥上四处乱跑,她们得照应着。

二婶的儿子小宝就是在二婶不注意时,一个筋头翻下了河,人们反应过来下河捞时,由于正处于汛期,水深浪急,捞了半天没捞着。第二天,二宝自己浮上来了,已经没了呼吸。

二婶哭得呼天抢地,此后,她每天

三顿饭都端到桥头上,说是要让小宝先吃了,隔了一年,庄里的“半边桥”加宽了,钱是二婶出的,她不想再让村里的孩子在“半边桥”上遭殃……

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离开白云庄的。进城,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经历了人生中忙碌的高峰期,回白云庄的次数越来越少。但只要回到白云庄,都能听到二婶的一些轶事。有一件事是这样的:村里的人发展高效农业以及进城务工,手里富裕了,就开始自发地捐钱修桥。当时就有人提议,有座桥是二婶独资修的,大家都在走,这钱不能让二婶一个人掏,现在有了钱,得还给二婶,但二婶拒绝了。

本世纪初,互联网向村庄里蔓延。一次,我又回到久别的白云庄。二婶家新盖的二层小楼就在我家老屋前,听说我回来,二婶就急急地从田里跑回来,要我教她学电脑。

我告诉她,电脑不是一两天就能学会的。二婶一笑,嘴角的梨涡犹在:“我就学简单的上网,我种了几亩大棚蔬菜,想上网查查新品种,顺便联系更好的销路。”

我这才得知,二婶种大棚蔬菜发了家,成了全镇有名的致富能手。二婶的激情感染了我,我花了三天时间,教会

她简单的上网方法。二婶随即买来电脑,接上宽带,开始了“网上冲浪”。

两个月后,二婶打电话告诉我:“网络真管用,我的莴苣通过网上市场销到了上海,多赚了两千多块哩!”

前年,二婶请我帮她在城里看房子,我以为二婶举家要进城了。二婶却说她才舍不得离开白云庄呢,之所以要在城里买房子,就是为她的女儿着想的。二婶的儿子淹死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快要上高中了,女儿成绩好,考进城里的重点高中没问题。于是她就想在城里买房后,和二叔轮流进城陪读。

早些年,白云庄在近些年的村组撤并中,又一次改了名,但二婶对白云庄这个名字还是很念旧。据说在改名时,二婶还发了一通牢骚。不过,现在二婶不发牢骚了,建了一个微信群,专卖土特产。二婶还把我拉进群,群友们来自五湖四海,还有几个海外华人,二婶也会跟群友们聊起中国梦以及她个人的梦想,她的土特产也通过这个微信群漂洋过海销到国外。

二婶的微信名很有意思——地球上的白云庄。二婶又回到了云上的日子,这片云,是智慧云。二婶经常一边上微信一边笑,一笑起来,两个梨涡很鲜明地镌在她的面庞上。

老牌汽水(散文)

□ 南西

上海正广和汽水

小时候的夏天,我就爱喝正广和汽水。西式饮料大行其道时,我也追赶潮流,将解暑饮料统统换成洋品牌,可是它们哪有正广和汽水好喝呀。

两年前,家门口开了一家“吴茂兴”面馆,每当不想做饭时,我就去那里吃一碗超爱的荠菜肉馄饨,再加一瓶正广和汽水。大馄饨装在搪瓷双耳锅里端上来,一秒钟让人穿越回旧时光。面馆的墙上,满是老上海的弄堂风俗画,磨豆浆、炸油条、烘烧饼、织毛衣、夏夜里纳凉吃西瓜……久违的场景让人百感交集。

生活就应该被热爱的人和喜欢的事填满。虽然只是一顿简餐,却因人口是自己爱吃的东西,眼见是怀恋的温馨场景,于是吃出了米其林般的满足感。

武汉二厂汽水

如今物流便捷,吃特产并非一定要去当地。我第一次喝到久闻其名的武汉二厂汽水,就是在上海一家小笼包餐馆里。那天点好小笼包,店家向我推荐了武汉二厂的桂花酸梅汽水,说喝这个“抽签瓶”可以“干掉梅(霉)运”。我觉得有点意思,于是点了一瓶。瓶身标签上画有一只“猫”,边上写着大大的两个字:“运汽(气)”。喝完汽水,透过“猫”眼,我看到瓶子里自己得到的四字签——锦鲤本鲤。

去厂家公众号解签,结果是“万物不及我可爱”。老牌汽水顺应时代潮流玩出新花样,让我“一喝钟情”。

后来去武汉游玩,我体验了一下武昌开往汉口的轮渡。下到舱内时,惊喜地发现一台自助售卖机里面竟有“百年轮渡汽水”,是武汉轮渡与汉口二厂的联名款。标签上写着“打卡武汉,百年轮渡欢迎nia”。查询后知道nia是武汉话里“您”的意思。我不仅从一瓶汽水里了解到武汉轮渡已有百年历史,还学会了一句方言。而且,荔枝味的汽水口感极好,让我对二厂汽水“二喝倾心”。

西安冰峰汽水

去年盛夏时看到过西安朋友圈里发了冰峰汽水+串串,说冰峰之于西安如同北冰洋之于北京。

半个月后我飞去西安时,冰峰已经列在了我的觅食清单上。先是去了烤肉店,点了很多串外加两罐橙味冰峰。罐子上写着“这味儿很西安。嫽扎咧”。那是陕西方言,意思是“太好了”“很不错”。

去易俗社听秦腔,看到地下一楼有西安20世纪80年代情景怀旧市集,进去逛了逛。台球室的喇叭里唱着《红颜不老》,教室里播放着“眼保健操”,理发店、书店、音像室皆是当年的模样。走到一间小卖部,看到有玻璃瓶装青苹果

味的冰峰汽水,便买了一瓶。刚准备边逛边喝,店主叮嘱道“喝完把空瓶送回来哦”,原来瓶子是要回收的,如同我们小时候常把喝空的汽水瓶送回小卖部换零花钱一样。喝着冰峰,逛着老市集,我跟西安朋友说:“今天的我是个西安小孩,品尝到了你们童年的味道。”

东北大白梨汽水

年初时公公生病住院。之前的每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去公婆家,公公也总会烧好一桌饭菜来款待我们。后来公公出院了,因为不想他身体太累,我们就把以后的周末聚餐由家里改到了饭店。有一回去东北铁锅炖餐馆,点了铁锅炖大鹅、锅包肉、冻梨等一些东北特色菜。看到有东北大白梨汽水,我毫不犹豫给自己和公婆各点了一瓶。大白梨是哈尔滨的老牌汽水,墨绿色的玻璃瓶看上去跟啤酒瓶颇为相似,喝起来确实有冰糖雪梨的味道,在一众橘子味汽水里显得独树一帜。

东北铁锅炖菜,掀开盖热气腾腾,高温之下配一瓶大白梨汽水更爽口。从没去过东北的婆婆笑说:“舌头比脚先到东北了。”可不是嘛,吃一锅炖大鹅,喝一瓶大白梨,东北的滋味就算体验过了。身体不能远行,味蕾可以抵达。我们热爱美食,往往因为吃能让人开心。身心愉悦,情感舒展,身体也会更健康。

军山采蕨(散文)

□ 胡革

得,但机会稍纵即逝。蕨苔是见光老的——一只消半天的紫外线,就能见其内部形成又粗又硬的纤维束,那是无法食用的。只有那些没有经过日晒,在指尖轻轻触动下能弯曲自如、有凹陷的蕨苔,才能成为美味。

光阴不待人,采摘的时间只有1—2天。“暮春者,春服既成。”我总会在谷雨立夏期间某个清朗而不太热的清晨,戴着草帽,带上家人,叫上三两趣味相投的好友,卷个布袋,沿着军山西坡蜿蜒的小道上山。

“采蕨西山下,拔援陟崔嵬。”蕨是躲着人的,得往无路的深处去探幽。你只需径直向军山的坡洼里走,凭着直觉,跟着感觉,自然就知道蕨在哪里。记忆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心仪的地方也许早被别人捷足先登,而蕨似乎每年都在和人们捉迷藏,去年在这里扎堆,今年可能集体迁移到了别处。好在山坡足够大,总有别人的足迹尚未到达的地方。偶尔遇到好心的市民,也会告诉你

他去过哪些地方,或者今年哪些地方蕨多、哪些地方蕨少。

你的前面不时会出现一群漫舞的蝴蝶,或者一只野兔突然慌慌张张地从一堆草丛箭一般窜入另一堆荆丛里,也许它们就是蕨派来故意分散你心神的。

每当你失去定力,在树林的稀疏处,被不时出现的粉紫色野蔷薇、淡黄色兰花诱惑得心迷意乱时,或者被草窠里蛐蛐的鸣叫或者花丛上飞舞的蝶吸引目光时,它会像魔术一样,在你目光漂移的瞬间,悄无声息地“移植”到你的眼前或脚下。

发现蕨是邂逅,与蕨擦肩而过也是常态。不要浪费遗憾的神情,缘分就在不远处。当那低垂着脑袋,弯曲着圆润的胖嘟嘟身躯的蕨苔,似婴儿般睡眼惺忪,一排排一行行地出现在你眼前时,收获的喜悦很快让你对尚未意识到的沮丧化为山顶蒸腾的雾气。

手指探过去,你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掐,而是触摸。指尖的触感就能让你判

断出这根蕨苔嫩还是老,嫩苔往往是昨天夜里刚出生的,老苔出土则已超过一天。

视觉也能够帮你判断,粉嫩的蕨苔一般呈淡绿色,长着粉白毛,头部的孢子囊缩着,如同慵懒的婴儿还没有伸开的手指,恰似披着盖头的新娘,看不到拜堂的现场,害羞好奇,紧张而又充满期待;老熟的苔秆是枣红色的,好似久经风霜的老者,在清凉的春风里遗世独立,它的孢子囊早已舒展开来。

文字的描述虽然缠绵不休,但你的动作无疑敏捷而熟练。电光石火之间,一把齐刷刷的蕨苔已经躺在你的手里。

不消一两个时辰,太阳爬到了树顶时,蕨苔也挤满了布袋。你摘下斜搭在肩膀上用来擦汗的毛巾,小心地盖住布袋,以防回去路上,哪根调皮的蕨苔偷偷窜出来见到了阳光。

布袋沉甸甸的,盛满了蕨,也满载收获的喜悦。身子摇摆着,脚步蹒跚着,我和同伴一起沿着军山东麓下山的路径,“风乎舞雩,咏而归”。

江海新韵



穿过夏日的风(组诗)

□ 吴华

五月有赠

赠你一枝茉莉香
赠你一朵栀子白
赠你一棵石榴红

亲爱的
如果这些还不够
我就把这一路上的风
赠予你

连同她吹过的
麦田沧桑
连同她吹过的
露珠明亮

梅子黄时雨
绵绵雨滴
带走夏天的热浪

荷塘撑起无数伞
也撑起一个人心中的晴柔

秧田涨水
倒映天空 飞鸟
还有那些陷在淤泥中的身影

去园中采回一捧栀子
又看见一树开得嫣然的
合欢

我和世界
困在雨中
也经过那些花朵的香气

一把蒲扇
在记忆中
在母亲尚年轻的臂弯里

她轻轻摇晃着
带给我无数清凉的夜晚

被碎布滚包着的扇叶
像母亲给贫穷的日子
镀上了一层花边

有时
我们也用她扇灶膛里的火
那么用力
扇出的
却是呛人的眼泪

蝴蝶结
借季节里的花开
我饲养了许多只蝴蝶

栖靠在我的发间
帽沿 帽角
还有一双喜欢的高跟鞋上

当我在人群中昏睡
她们代替我在风中醒着

当我行走在路上
她们牵我躲过无数尘埃

那么多沉重的事物
她们用翅膀轻轻拨打

让我一生都有想飞的
勇气

薄荷,藿香或佩兰
从七月的矮墙下
摘几片新叶

看清水载沉载浮
看绿色在杯中一点点洇染

有香气氤氲
凉爽荡开
从眼睛,鼻子,舌尖 蔓延
到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中年以后
我学会了和母亲一样
用薄荷 蕃兰 蕙香泡水喝

也在心里念他们的名字
像一串为人间解热败毒清火的中草药

晚风吹
吹来玉白的月光
吹来几片摇晃的树叶

吹来一条安静的街道

这样的夜晚
我喜欢穿行在夜色中央

让风撩动我的发梢 衣袖 裙

感觉自己是轻盈的

一路追风
也被风追着
那一刻世界也是轻盈的
仿佛藏起了它的石头,铁链
和枷锁

蓝印花布
喜欢蓝也喜欢白
蓝白交织
质朴而安静的一块布料

有时
像天空装着云朵
有时我用白色作铺垫
像一场大雪展开
又被漫至的海水泅染

时光如剪
裁制成一方头巾 一件对襟
上衣
或一袭长裙

我常常想象
自己是从民乡下走来的女子
穿着它们
一边言笑拘谨
一边走在自由的风里

夏夜
夏夜的丛林中
藏着一支浩荡的乐队

青蛙是鼓手
那些不知道名字的虫子
是贝斯,吉他,小提琴,大提琴

月光温柔
是摊开的乐谱
缓缓吹着的风是一位耐心的指挥

在远处也在耳际
分不清欢喜还是忧伤的
乐曲中间

我和这个世界一样
被催眠
也被唤醒

从前夏
拥有树荫和穿堂风
拥有一口深井里打捞不完的
清凉

一只耳朵里
装着蝉声虫吟
一只耳朵里塞满
听不完的传说与故事

几粒闪烁的萤火
几颗照耀的星光
就带我略过了
人间贫瘠
年少孤单

清晨
每片草叶上
都站着一粒水珠